



“医生管病，我管命”

# 麻醉圣手周月兰：10000 例手术零差错

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李诗韵

颈部巨大脓肿，呼吸越来越急促……一名才7个月大的孩子辗转湖南省内多家医院后，最终被送到湖南省胸科医院。恰好，遇上了她。

治，还是不治？这位非儿童专家没有丝毫犹豫，打破常规，冒着极大的风险，与团队一起成功挽救了这个命悬一线孩子的生命。

然而，当手术灯熄灭，家属蜂拥而至，她已悄然消失。

她叫周月兰，湖南省胸科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，是手术室里的“隐形人”，在患者眼中，她却是“保命的天使”——从医35年，操作大大小小手术破万例，从未出错。



周月兰（右二）和同事们在一起。

## 麻醉明星 / 敢于冒险却从未出错 /

我们总以为麻醉医生简单地“打上一针”，病人就会像电影桥段里演的那样昏睡过去，然后手术成功。

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很难想象，即便是一场长达12小时的手术，麻醉医生都需要时刻相守、寸步不离。来到湖南省胸科医院麻醉手术科，按照医院的要求，换上一套消过毒的绿色手术服，戴上口罩、帽子，穿上消过毒的拖鞋，记者走进了神秘的手术室。“我们要管住他们的命，丝毫不能松懈。”湖南省胸科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周月兰给了记者答案。

刚从手术室走出来的周月兰，戴着一顶漂亮的小花帽，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却不再看到那双笑弯了的眼睛。摘下口罩，她可爱地扬起“剪刀手”：“手术成功啦！”

周月兰是湖南邵阳人，自1981年参加工作，就与麻醉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简单估算一番，平均每年三百余台手术，从业35年，往后的每一台手术都将成为她第10000+N台手术。更难得的是，周月兰的麻醉手术从未失误。

娱乐明星大S因麻醉不当癫痫复发，中年患者因麻醉过量导致脑死亡，小小的人流手术因麻醉失误导致患者当场死

亡……周月兰告诉记者，在手术台上，外科医生负责手术操作，其他的事就都交给麻醉医生完成，从病人术前评估到术后苏醒，麻醉医生均需负责，“并非打完一针就完事”。

“每一例麻醉，都是有挑战性的。”了解周月兰的人都知道，她有着“女神的脸、硬汉的心”：技术过硬、胆大心细，特别是面对挑战时，敢于冒险、勇于担当。

面对一名四十多岁急需紧急手术的严重支气管胸膜瘘患者，医生团队不得不三番五次开会讨论如何攻克复杂的病情——心率高达160多次/分钟，超出普通人的数值一倍多，四十多度的体温，高烧不退；痰液极多、呼吸急促，眼见着就要走向“鬼门关”。

最棘手的是，这名患者无法平躺。一躺下就剧烈咳嗽，大量脓痰涌出，随时都会窒息死亡，对周月兰来说，这一次麻醉是个史无前例的难题。

“采取坐位插双腔管麻醉吧！”为了患者安全，周月兰站在高高的凳子上，打量每一个可能操作的角度。面罩给氧、手控呼吸、清醒表麻插入双腔气管导管，这一系列高难度的操作顺利完成，患者的双肺得到隔离，待气管插管固定后，周月兰侧身察看监护仪，

观察血压、心电图、呼末二氧化碳、氧饱和度等等，并告诉外科医生一切情况良好后，手术才正式开始。

其间，周月兰需要高度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，一旦出现异常，就要及时处理，确保患者安全。整台手术花费近8个小时，周月兰寸步不离，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。

终于，手术成功，患者脱离生命危险。手术室外的手术灯刚熄灭，外科医生被家属团团围住，表示感谢。周月兰靠着墙远远看着，心里充满欣慰。



周月兰

## 打破常规 / 帮病危宝宝渡过生死关 /

与综合性医院相比，湖南省胸科医院的手术患者以中老年人为主，大多数属危重病情。冒险与挑战，几乎充斥着每一例麻醉手术。

让周月兰没想到的是，在这儿，她竟遇上了一名让她记忆深刻的小患者。

“孩子只有7个月大，病得很重。”周月兰回忆起手术情形，眉头紧皱。小孩颈部、腋下都有巨大脓肿，导致气管异常狭窄，几乎成了一条缝隙。孩子命悬一线，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，父母濒临绝望。

“我们试试吧！”周月兰的话让外科手术医生有了希望和信念。可是，毕竟不是儿童专

科医院，没有专业的医疗器具，麻醉手术该怎么进行？

改造！周月兰带着科室同事多方寻找器材，将“成人版”呼吸囊用绳子拴紧，一分为二，缩小为“儿童版”，用最快的速度为孩子进行了精准麻醉，无论是药量、方法都准确无误，帮孩子渡过了生死关头。

决定冒险，难道不害怕医患矛盾吗？周月兰摇摇头：“是医生都会害怕，尤其是高风险的麻醉手术！可是医者仁心，又真有哪个医生能见死不救呢？”

周月兰的话，就像一丝暖流贯穿在她的科室。尽管手术成功完成，她也会留到最后。

直到病人苏醒，恢复正常生命体征及自主呼吸后，周月兰再拔出插管，为病人清理气道分泌物。

“麻醉医生打的是持久战。”周月兰说，手术前，麻醉医生要对病人身体状况进行评估，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法，然后要和病人家属沟通，让他们签下《麻醉知情同意书》等。全麻后，病人的意识是消失的，呼吸、心跳及其他所有生命体征，全部由麻醉医生管理。一直到手术结束后，麻醉医生仍需负责对病人进行术后观察，等待苏醒，“每台手术中，我都要操作监护仪和麻醉机，监测包括心跳、呼吸、脉搏、氧饱和度、心电图等10余种指标”。

## 随时待命 / 10年没休过年假 /

曾经在中国医学论坛上，有过这样“一笔账”——做一名麻醉师需要在大学学习5年麻醉专业，毕业后，在有资质的医院进行3年时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，才能单独上岗操作。刚上岗的“新手”还需长期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重大手术操作。也就是说，一名成熟的麻醉医生至少需要12年以上的培养才能培养出来。而麻醉医生平均每年至少操作300例手术，最多的一天每小时要操作一台手术。每名麻醉师每天至少工作8小时，近八成麻醉师每天工作超过15小时。

“这样的说法毫不夸张！”周月兰告诉记者，在医疗行业，麻醉医生是公认的“隐形人”，虽不为人所知，但比其他专科医生都难培养，他们需要掌握很强的综合性医学知识”。

周月兰也给自己算了笔“账”——自2006年，从邵阳当地的医院来到湖南省胸科医院后，已经10年没有主动休过年假。

在做手术之外，周月兰还需要定期进修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

天津，甚至是国外学习的机会，周月兰都会把握：“选择学医，就需要活到老学到老，疾病都在‘更新换代’，医生又怎么能松懈呢？”

于是，凭着这一股敬业的精神，周月兰成了医院的“24小时待命医生”。幸福的是，丈夫和孩子都是她背后的精神支柱。

有一天凌晨2点，早已入睡的周月兰没听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声，丈夫接听后，赶紧叫醒了她，并一路陪送她抵达医院。

“我们很少享受家庭旅游，但很感谢他们始终理解我。”周月兰说，儿子今年26岁了，在自己的记忆里，他是一个“放养在手术室外成长的孩子”。原来，周月兰和丈夫都很忙，没人管孩子。孩子要么一个人在院子里玩，然后到邻居家蹭饭；要么跟她来医院，蹲在手术室外，隔着窗户看她。

说到这儿，周月兰有些哽咽：“医生的孩子对病人的感情是不同的，他们比其他人更能理解生命的可贵。不过，我儿子最终没有学医，选择了他喜欢的职业。”

## 薪水不高 / 很多人并不知道她的存在 /

在美国，麻醉医生是医学行业薪水最高的。很多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，甚至提出抗议。不少人认为，麻醉医生的工作不过是给病人打一针、睡一觉，于是，应该减薪的呼声越来越大。

这时，美国著名华裔麻醉学家李清木教授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传到了美国。他在当时的演讲中大喊了一声：“我打这一针是免费的……”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听他解释：“我收的费用和我拿的薪水不过是打完针看着病人，不要让他因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而死去，并保证他们在手术结束后能安全醒来。如果你们认为我钱拿的多，我也没问题，我打完针走就是了。”

就这样，一个关于麻醉医生的小故事《我打这一针是免费的》传遍美国，也让中国的麻醉师逐渐受到关注。

但目前在国内，麻醉医生的工资并不高，甚至远远低于外科医生。周月兰说：“不像做销售，手术多薪水就高。”更遗憾的是，

麻醉医生长期在封闭环境中工作，并不为外人熟知。

35年的工作经历，是否有患者对你特别表示感谢呢？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周月兰突然笑了起来：“你说，还没注意，但好像真没有。不过，办公室锦旗还是很多，只是很少有患者会想到要感谢麻醉医生吧！”话锋一转，周月兰马上又补充说，“其实可以理解，麻醉医生往往长时间出现在患者失去意识的那段时间，不知道很正常。再说了，没有医生太介意是不是有人感谢，因为都不是冲着让患者感谢你而去治病的。”

而脱下手术服后，周月兰也会因为工作习惯而过于专注——“有时，走在街上看见一个路人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人做穿刺及插管是否困难。”

如今，周月兰保持着“万例手术零差错”的好“战绩”：“未来无法预测，但我希望自己能严格对待每一例手术，将‘零差错’继续保持下去，为全省结核患者保驾护航。”